



# 辣椒花里的乡亲情

□ 星袁蒙沂

在基层医院工作，早就习惯了“人家放假咱值班”。中秋和国庆双节相聚，长假仍是别人的。这个季节，正好赶上秋忙。老家那边的山楂熟了，父亲一人在家忙得顾不上做饭，母亲便跟我们商量带俩孙子回老家。

大儿子梓航上小学四年级，放假八天，老师布置了适量作业。小儿子熙顺特别淘，一个人有时都看不住他。母亲回老家，不可能去果园帮忙，顶多就是照顾俩孩子，找点空闲做做饭。父亲也没指望母亲回去帮忙摘山楂，能帮忙做做饭就满足了。母亲提出回趟老家，梓航也想回去待几天，我就趁下班时间开车把他们送了回去。

单位离老家三十几里路，算不得远。驱车回去，十几二十分钟即到，路上拥堵时也就半个多小时。母亲带两个孩子回家后，我们夫妻俩每天下班后也都回老家去住。中秋节晚上，吃晚饭时，发现家中有一碗辣椒花。我喜欢吃辣椒花，只是去石碾上轧辣椒花费时费力，母亲照看着俩孩子，不可能抽得出时间。吃完晚饭，闲聊时得知，母亲回老家后，左邻右舍的乡亲给我家送了不少东西。桌上那碗辣椒花，是邻居三嫂送的，送了满满一大碗。院中那一提兜茄子，是同村一个大嫂送的，她还送来不少鲜鱼。大嫂说，鱼是她女婿在河中钓的，拾掇干净才送我家的。她还送了两包刺槐花，是春天从树上捋的，算不上贵重，却也是稀罕物。村子最下边的四大爷，七八十岁了，知道母亲回家了，赶紧送来一包自家种的板栗。村西的婶子送来一包苦菜茶。母亲说着这些，我感到的，是暖暖的、丝毫没有杂质的乡亲之情。

这家送把豆角，那家送几个茄子，这家给捆韭菜，那家给几个萝卜，母亲回家这几天收了不少“礼”。母亲跟我说起，觉得挺过意不去。我跟母亲说，送来了就收下吧，这种乡情不能拒绝。母亲收的“礼”，都不是多么贵重的，却称得上稀罕物。就说辣椒花吧，辣椒都是自家地里栽种的，采摘辣椒后，抽农忙的空闲，经过精心挑选，选色泽好饱满无虫的那些，冲洗晾干带到村里的石碾上碾轧。这样轧出来的辣椒花，除了辣味和清香外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这种味道，是集市上机器做出来的辣椒花根本没法比的。

刺槐花也是稀罕物。春天刺槐开花时，有的乡亲会去树上采摘。把鲜刺槐花放在沸腾滚烫的锅中焯水，控水后晾晒，干燥后装起来储存。也有的是把焯水后的刺槐花用手攥挤成团，再放到冰箱冷冻室里冻起来。但不论哪种储存方式，存货都不会太多，一般也就两三包的样子。绝大多数人家都嫌费事，根本不愿去采摘，更不会这样加工、储存。

乡亲之情，是未被包装过的，一点都不华丽，往往就只是一碗辣椒花、一捧苦菜茶、几条小河鱼、两团干刺槐、一小袋板栗的赠予。且赠予就是赠予，不附带任何条件，纯粹是萝卜白菜那样寻常的一种礼尚往来。

这种情，不奢华，却质朴和真实。在乡村里，在左邻右舍间，触得到、摸得着。车水马龙的闹市中，鳞次栉比的楼宇内，讨价还价的交际场上，这种情则难以奢求。老家那边的乡亲们之间，就连谈笑笑声都是洋溢着真情的。

## 回乡偶拾



摄影：温涛

我生在中原一个朴素的小村庄，村庄外的田野一马平川，除了冬天，一年中的多数时候都摇曳着植物的芳香。田间陌头的花草草数不胜数，庄稼地里也有，村人们不稀罕，把它们当杂草拔除了。那时，让我们稀罕并虔诚地种在院子里的是花瓣可以染指甲的桃红，还有菊花。

故乡那个开满菊花的院落，曾经给我无限温情，曾经让我很骄傲。

菊花院落是五爷爷家的。五爷爷不是爷爷的亲弟弟，还隔着一层血脉。但五爷爷对我们一家非常好，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多年后想起依然心生感动。

五爷爷并不是排行老五，他没有兄弟姐妹。他小名五儿，晚辈的人喜欢喊他五叔或五爷爷。这并没有不尊的意味，反而很多人很敬他。五爷爷一肚子笔墨，是泥土里滚爬的庄稼人中唯一端公家饭碗的人。

母亲告诉我，从我摇摇晃晃能走路直到上学，这一段时光，多是在五爷爷家度过的。那时候，我们家光景惨淡，母亲常常忙着干活，顾不上我。五爷爷路过，见我满身脏兮兮的，心疼地把我抱回去。五奶奶忙活着给我洗脸，拿好吃的东西。小孩子都是鬼精的，从此我便常常一个人跑去五爷爷家。时间久了，母亲过意不去。五爷爷说，菊丫头来了，我和你五婶都高兴，院落里也不冷清。母亲没再说什么。五爷爷的两个女儿，都已远嫁他方。

慢慢懂事之后，我没那么嘴馋了，开始关注五爷爷家那一大院子的菊花。萧条的秋日，那菊花实在怒放得明烈。五爷爷五奶奶都喜欢菊花。五爷爷常在菊花旁支起画架，鼻梁上架着老式眼镜，涂涂抹抹，一会儿院子里的菊花就开到五爷爷的画里了。五奶奶则穿一身鲜亮衣衫，对着菊花，翘起兰花指，咿咿呀呀唱起老戏。我呢，像只快乐的小蝴蝶，一会儿飞到五爷爷身边，一会儿飞到五奶奶身边，一会儿又飞到菊花丛中。

有时候，五爷爷会泡上一盏茶，茶是菊花茶，是自家院落里的菊花。五爷爷笑眯眯地看着菊花在沸水里舒舒展展。然后把我叫到他身边，边喝茶边教我背诗。当我摇头晃脑站在菊花前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时候，正在摘菊花的五奶奶笑了，把刚摘下的一朵菊花簪在了我的马尾辫上。我跳着跑走了，向伙伴们炫耀去。整个村里，只有五爷爷家有这种好看的花。

转眼，我上了小学。上学之后，有了更多伙伴，我总是会向他们大肆描述五爷爷家的菊花多么好看。他们很羡慕我有一个五爷爷，都想看一看五爷爷院落里的菊花。一个春日的午后，我把他们带到了五爷爷家的院落里。母亲知道后，骂了我一顿，说我不懂事。五爷爷却一点也不恼，还热情地招待了我的伙伴们。可惜是春天，菊花不开，院落里青青的一大片。五爷爷拿出了他的菊花画，给我们这群孩子看。临走时，又送给每人一捧菊花秧。不过，孩子们似乎没耐心，没等到秋天花开，已经弃之不顾了。而五爷爷院落里的菊花依然开得明艳。

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歉收，过年时，外面雪花纷飞，我们一家人只能围坐在一起吃着母亲包的素馅饺子。这时，五爷爷披着一身雪花推开了我家的门，手里拎着一块肉。父亲接过来递给母亲，他们的眼里闪着泪花。五奶奶已经病了两年，家里的钱早花光了。五爷爷却笑着说，院子里的干菊花，放着也是放着，换了点肉，给孩子们包饺子吃吧。

不久后，五奶奶去了。五爷爷一下子变了很多，清瘦得如冬日里的一根竹子。几乎不说一句话，坐在盛开的菊花中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母亲常打发我给五爷爷送饭，而多数送去的饭都不曾动过。

过了一年，五爷爷也去了，院子里更冷清寂寥了。来年秋天，院子里的菊花还是一如从前一样开了，只是稀稀疏疏的很是寥落。

过节放假，漂泊异乡的我回到故乡，立刻跑去总是出现在梦里、总让我惦记的菊花院落。离得好远就看到那斑驳的墙、褪色的木门，杂草蹿出了围墙外。我转过身，泪如雨下，不忍看那荒芜的景象。

故乡是一种气息，它的成分相当微妙，鲜活、生动、真实、温暖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每次从济南回到故乡蓬莱，当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，就觉得自己是被恋人温柔地抱到了怀里，除了沉迷，别无他想。

“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。”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蓬莱之于我，是沈从文对于凤凰的深情，走近了，会魂不守舍地爱着；走远了，又会魂牵梦萦地思念。

## 蓬莱的慢生活

□ 萧萧

仙山隔云海，霞岭玉带连。蓬莱有它独到的颜色，“蓬莱”者，“蓬蒿蒿莱”也。这几个字有古意也有美意，是青砖色的。它的名字和美丽传说有着扯不断的关系。史称公元前133年，汉武帝东巡，于此望海中蓬莱山，不遇，筑一座小城命名为“蓬莱”。汉武帝是怎样虔诚地在这里守望的？又有多少后来者来到这里寻仙而不遇？我无从知晓。但千百年来，它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山海风光一直为世人称颂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爱蓬莱，因为它有颜值也有内涵。中国的四大名楼，江南有三楼：一曰黄鹤楼，二曰岳阳楼，三曰滕王阁，而江北只有蓬莱阁。蓬莱阁依山傍海，高踞丹崖山巅，掩映于亭台楼榭之中，偶有海雾飘来，白绫一样缠裹周身，云烟浮动间恍如人间的仙宫。史载，当年八仙就是在阁上喝醉了酒以后漂洋过海的，这是后话。最喜雨后登阁，天蓝得耀眼，海也蓝得耀眼，海天一色，各自美好。诚如蓬莱籍作家杨朔在《海市》中所言：“你倚在阁上，一望那海天茫茫，空明澄碧的景色，真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洗得干干净净。”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人是蓬莱最美的风景。蓬莱人至真至善。方言一出口，厚朴亮烈，也直接暴露出了胶东人的性格——热情好客，刚正不阿。能一句说明白的话绝对不用两句话去说。熟人在街头偶遇，远远地打招呼通常直呼“伙计”。伙计，在蓬莱可以用来称呼家人、朋友、街坊四邻等一切可亲可近之人。简单的两字，却可以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我母亲属于典型的胶东人性格——古道热肠。邻居家住了一对双职工的中年夫妇，孩子上高中，午饭没人做，回家每每以剩饭或方便面解决。我母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，家里包了饺子要给孩子送一碗，煮了粥也要给孩子端过去一碗。现在孩子上大学了，但每年寒暑假都不忘来看我母亲，孩子称呼我母亲为“西关奶奶(注：西关是蓬莱的地名)”。我懂这几个字的情深意浓。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，这样的浩荡古风，在蓬莱一直绵延着。

最喜欢在蓬莱慢悠悠地走路。小城是慢的，千百年一直这么慢着，慢得总想让人牵着蜗牛的手散步。在省城待久了回到故乡，总觉得自己的脚步太快了。真正慢下来，你会发现美尽在日常动人处：临街铺子里卖咸鱼饼子的妇人，总是不疾不徐地翻着锅里的饼子和咸鱼，不管门前的队排得多长她都不慌不忙；桥头做针线活的奶奶，戴着老花镜，总是慢腾腾地一针一线绣着手里的鞋垫或虎头鞋；卖海鲜的大叔大嫂，跟你聊着家常间就手脚麻利地帮你把鱼宰杀干净了。站在他们面前，我常常恍惚：这是现代还是远古？